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鄭開陽雜著卷七

明 鄭若曾 撰

琉球圖說

琉球國圖





琉球考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東福州東北大海中北與日本
為鄰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舶七日可至其地
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
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賁郎
將陳稜率兵再往擄其男女數百人還唐宋時未嘗
朝貢韓昌黎文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即斯國也
元遣使招諭之不至明洪武初行人楊載使日本歸

道琉球遂招之其王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其忠順賜符印章服及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令往來朝貢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於國學其國中分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怕死芝皆遣使朝貢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請於朝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南山北二王俱為所併中山王世稱尚氏居山之巔我使者去必孟夏來以季秋乘風

便也厥貢方物率市諸他國本國蓋無所有云

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八明
未嘗朝貢

世紀

國主初姓歡斯氏其先有名渴刺兒者不知其有國
世數也明洪武初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
朝貢十五年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鍍金銀印
誥幣使還言三王爭雄相攻賜詔諭之十六年山北
王怕死芝上表朝貢賜印誥文綺復賜中山山南山
北三王各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王姪王相寨官紵絲
羅絹公服有差二十五年中山遣子姪及其陪臣子

弟入國學上嘉禮之永樂二年察度卒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南王承宗亦卒無子令其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使使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諭尚書蹇義遣使賜應祖冠服嗣山南王九年中山王尚思紹使使貢馬及方物以其長史程復來見表言長史王茂輔導有年乞陞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於職今年八十有一乞令致仕還其鄉上從之陞復琉球國相兼左

長史致仕還饒茂國相兼右長史景泰元年中山王
尚思達遣人朝貢凡諸王嗣封皆請於朝已而山南
山北竝為中山所并中山世通貢獻自察度後凡五傳
至尚圓嗣王卒子尚真嗣嘉靖十一年尚真卒子尚
清請嗣遣科臣陳侃行人高澄弔祭封清嗣王賜王
及妃冠服錦綺使臣至其國尚清拜曰天朝詔敕藏
金匱者八葉於茲矣請留為鎮國之寶比還遣其王
親寧吉長史蔡潑奉表入謝并言一統志中載琉球

有落滌王居壁下聚髑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
海羸蟲錄星槎勝覽所述亦皆傳聞之妄乞下史館
從之蓋海外荒服欽承王化漸革故習君臣父子間
彬彬有禮文物之盛迥殊他邦矣

山川

龜鼉嶼

東離琉球水程一日

高華嶼

東離琉球水程三日隋遣武賁將陳稜率兵過

此掠男女數百人而還

澎湖島

近福泉興漳四郡界天氣晴明望之隱然煙霧

中也

古米山

在國西有礁甚險舟觸之輒敗

風俗

國人類皆深目長鼻去髭黥手椎髻纏髮男羽冠毛
衣婦白布繫首望月盈虧為晦朔以草木榮枯為冬
夏無禮節好剽掠既遣人學於國學故習稍變奉正
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
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土
官為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為姓名其大夫長史通

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為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王并日視朝旦中晁凡三朝羣臣槎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畢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婚娶以酒肴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耦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裹葦蓆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山穴竅木為小牖歲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

貢乘大航海上魚鹽泛小艇或竹筏信鬼畏神以
婦人為尸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輒
數百人攜枝戴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狎戲一唱百
和音聲悽慘倏忽往來莫可踪跡矯誣禍福王及世
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巔國門名歡會府門名
漏刻殿門名奉神樸素無金碧之飾賦法畧如井田
王臣民各分土為祿食上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
事畢即已用刑甚嚴盜竊即剗剗家富貴者瓦屋不

過二三楹餘皆茅土風雨飄搖以螺殼爨炊無釜甑
耕無鐵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
餘濶數寸而墾之厥田良沃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
胡黑豆木有楓栝松檉楠枋梓竹畜有熊豹豺狼尤
多猪雞無牛羊驢馬蔬果同於江表氣候與嶺南相
類婦人嚼米為酒男子煮海為鹽市用日本錢十當
一如宋季鵝眼綆貫人無貴賤皆驍健善走耐勞苦
饑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革堅利有刀稍弓箭劍

鉞之屬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射可至二百步進止
有金鼓鄰國視為勅敵

福建使往大琉球鍼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鍼乙辰鍼或用辰巽鍼
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及花瓶嶼至彭嘉山
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鍼或用單卯
鍼或用單乙鍼西南風用單卯鍼東南風用乙卯
鍼十更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鍼東南風用

單卯鉞或用乙卯鉞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鉞東南風用單卯鉞西南風用單甲鉞或用單乙鉞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鉞及甲寅鉞西南風用艮寅鉞東南風用甲卯鉞十五更至古米山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避南風用單卯鉞及甲寅鉞五更船至馬山

馬岳山南風用甲卯鍼或甲寅鍼五更船至大琉
球那霸港泊船

土官把守港口船至此用單卯鍼及甲寅鍼行
二更進那霸內港以入琉球國中

回鍼

出港用單申鍼放洋辛酉鍼一更半見古米山并
麻山用辛酉鍼四更辛戌鍼十二更乾戌鍼四更
單辛戌鍼五更辛酉鍼十六更見南紀山坤未鍼

三更取台山水深二十托西邊過取有橫礁出水
用丁未鍼三更取黑麻桑山單辛鍼三更取官塘
山八千戶所五虎門

土產

熊

豹

豺

狼

海巴

豕

磨刀石

疏黃

銅

錫

扇

關鏤樹

似橘而葉密其皮可織為布

其餘所貢方物悉市諸他國

國朝貢式

祖訓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
讀書禮待甚厚

貢道

由福建閩縣以達京師

即福建南臺外置番使館使至館穀遞入京又設
市舶提舉司官二員專主琉球入貢禮儀互市

貢期

二年一次

貢例

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制限進貢方物

馬

刀

金銀酒海

金銀粉匣

瑪瑙

象牙

螺殼

海巴

擢子扇

泥金扇

生紅銅錫

生熟夏布

牛皮

降香

木香

速香

丁香

檀香

黃熟香

蘇木

烏木

胡椒

硫黃

磨刀石

鄭端靖公紀事附錄

公諱藻開封人顯肅皇后兄子也從宋南遷歷仕太傅使

相封榮國公諡端靖著有紹興奏議
乾淳紀事行都雜錄詩文集行世

海外島嶼有琉球國者居東南海中大島上國多山
洞彼中人呼其酋為可老羊妻為多拔茶所居曰波
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酋所居室一
十六間雕刻禽獸制甚宏麗多植鬬鏤樹似橘而葉
密條纖如髮之下垂酋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
酋主之洞各有邨邨有鳥了帥竝以善戰者為之自

相樹立主一邨之事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服則請
於酋令羣下共議定之人皆驍勇善走好相攻擊難
死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
五人直前跳噪交言相詈因相擊射不勝則一軍皆
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兵有刀稍弓箭劍鉞以少鐵
故刃薄小率以骨角鑲嵌之無文字正朔望月虧盈
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為年歲無君臣上下之禮揖
讓拜跪之文父子同牀而寢男女皆紵繩纏髮從項

後盤繞至額男拔去鬚毫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
以赤毛女以墨點手為蟲蛇之文用羅紋白布為帽
織闌縷皮并雜毛為衣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項織藤為笠飾
以毛羽男女相悅便成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食
無匙筯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必呼名而後
飲進酒者亦呼苗名然後舉爵共觴歌呼蹋踠一
人唱衆人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苗出

入乘木獸令左右與之導從不踰十數人小酋乘機
鏤為獸形俗事山海之神祭以殷酒戰鬪殺人即以
所殺者祭神人死氣將絕輦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
浴其尸以布帛纏繫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下無賦
斂有事則均稅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米
麵為酒田沃可耕風土氣候頗似嶺表泉州東有島
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可至隋煬帝嘗遣舟師
自義安即今潮州府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

嶼又一日至琉球襲破國都焚其宮室擄其男女而
歸自唐以來不通貢獻亦不為寇患琉球旁有毗舍
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類淳熙初其酋嘗
率數百輩猝至泉州水澳圍頭等邨多所剽殺喜鐵
器及匙箸人閉戶則免但取其門鑲而去擲以匙筋
則俯拾之可緩數步官軍擒捕見鐵騎競剗其甲遂
駢首就戮臨敵用鏢繫繩數丈為操縱益愛其鐵惟
恐失之不駕舟楫但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

則羣昇之浮海而逃



鄭開陽雜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鄭開陽雜著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丁成鍾

繪圖監生臣史傳霖

欽定四庫全書

鄭開陽雜著卷八

明鄭若曾撰

海防一覽

萬里海防圖

原國每方百里

嘉慶庚午年正月通撫明宗憲序覽山郭若曾編纂

第一幅正北
 向正北
 坤甸
 土赤
 門昔
 多摩羅
 占城通羅
 津泥西洋
 環館論
 環四面環海東西廣九百里南北
 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及熟三氣錯居其
 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城華南中定安九險
 四面皆即邑占城暹羅諸番外時西南關防諸
 洋相通東北夷門之助敵也環邊南海之南
 宜為要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設衛統內
 外千戶所十各海口咸置烽火墩臺嚴防之
 制環海曉樂文定諸地皆置官戍久近嘉靖
 辛丑之亂討平珠崖設參將而險在議者故
 千羅活尚據重兵鎮之其陵水要區都千崖者
 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復設千黎黎民稀
 如感恩者結城郭甲兵以禦之為文安計可也



龍門港為欽州

南郡咽喉

欽州

金甌縣

廉州府

石鏡

平江池

楊柳池

珍珠海

流綠島

鄧州

潮州

瓊州府

澄海縣

定安縣

會同縣

樂會縣

萬州

聖石島

港

川縣

金甌縣

廉州府

石鏡

平江池

楊柳池

珍珠海

流綠島

鄧州

潮州

瓊州府

澄海縣

定安縣

會同縣

樂會縣

萬州

聖石島

港

山尾

北冠門

千戶所

龍門港為欽州

南郡咽喉

欽州

金甌縣

廉州府

石鏡

平江池

楊柳池

珍珠海

流綠島

鄧州

潮州

瓊州府

澄海縣

定安縣

會同縣

樂會縣

萬州

聖石島

港

山尾

第三幅正南向

唐邵南漢武開傳冠立碣石衛于海軍統五所又立甲子提摩
三千戶所于沿海險要地又于歸善東南立平海千戶所以扼海道成
化間設總督軍務于梧州調各所軍卒以備倭寇計之而傳者哉



第四幅 東南向

日

佳連

退喝

三萬六千畝

論唐福斯兵船當會哨大海相連地盡有分界以守則勢孤而力寡難捕之謀相需為良且省奸犯多係廣新福之徒歲引番倭劫因風隨近有常獲而三省營防守同更三番尤徒為之接濟官兵勦捕則攻東風西急則海移外境詭變百出不可指擬必廢令連界會哨同心互相捕緝雖獲是良法也

潮州柘林灣內有海潮海寇外有連界均係常泊舟為患並武初建所僅餘至嘉靖間因倭即據之遂以千艘常守于其地

南灣山在饒平巨海中週圍二百餘里因民隸化而遷之至今不籍其地俾番常泊廣福捕之東西逃閃最為害害

國初沿海設兵牙相制凡四衛十所為正兵校衛中又塞五墩澳數百為游兵哨守于外又有黃崎等二鎮兵共漢字四十二巡司弓兵並邊等捕盜民壯共為協守又內地廣官疎難于責成隨地設大小相維有制使員巡視于上即之巡海有俗官都指揮一員為寨有把提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邊館有通判而巡捕巡檢分理之平居則信地以守警報則合力以及兵船數百一號召之間立齊兵夫數千勦捕之微立應此閩海之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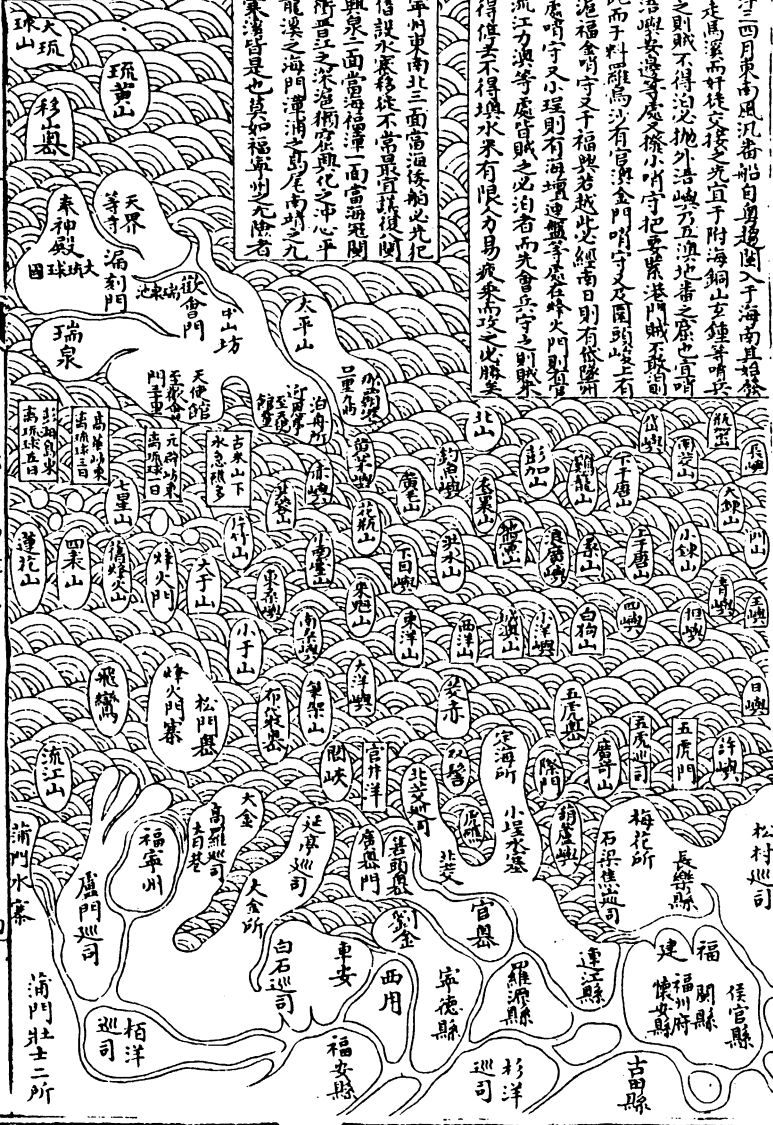
福州五寨會哨 烽火門水寨投于福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水寨及離洋為
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以離江古鎮分為哨官井烽火寨會其
五哨 小埕水寨在福州府連江縣地方所轄閩安鎮井安鎮等七巡司為
南北中三哨在小埕當會其五哨 南日水寨在興化府莆田縣地方轄神心
背樓寨武等所司為哨近添設海濱哨千車海濱後共當會者四哨 海
嶼水寨投于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固頭至日南下自井尾抵銅山大約當
會哨者二 銅山水寨在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接海嶼南自梅嶺連廣東大
約當會哨者二 由南而北則銅山會之海嶼海嶼之南日南之小埕小埕
之烽火而其來者無不格由北而南則烽火之小埕小埕之南日而海嶼銅
山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會捕合併防禦之法無逾於此矣

閩地素通番舶其賊諸水操舟舌聞聲
泉福人漳之詔安有捕獲龍溪海月港
泉之晉江及各海僻遠賊巢尤銅福會
捕之多賊黨界外洲城南最近五折戰船
多用閩屬利難禁如軍官機察編號
海貨禁捕無號者賊消勾逆可轉為用



福寧州東南北三面當海倭船必先犯此舊設水寨移徙不常最宜謀復閩地興泉二面當海福澤澤一面當海冠閩要衝置三之宋寇棚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潭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莫如福寧州之尤險者

向南東幅六第



浙東與福建接壤浙西與蘇松連壤利害相關
欲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為聲援
責任相連也故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
明斷續暗沙易于開淺賊舟大者不能東
面亂波如遇東北風必由下陳錢馬跡亭山以
犯浙江及蘇松過正東風必由茶山山行犯
淮揚及常鎮過正北風必由琉球以犯福建
及于兩廣在總兵官嚴加防禦三省會哨必
無失事

定海之舟山故縣治
也其中四里八十三
畝魚鹽五穀豐饒
太祖置昌國衛王其
上屯兵戍守及信國
公湯和經略海上以
其民孤懸徒之內陸
驛象山止設二所兵
力單弱此地最大而
海賊必由無慮不登
且定海為寧紹門戶
舟山為海外藩籬

第八修復舊制
自定海至松江口洋
正山在適中之處可
東以泊直隸浙東兵
向有宜會于此



蘇松濱海自吳淞江以南黃浦以東海塘數百里一望坦坦皆賊匪道往往倭寇深入二府州九縣無不戕慘于嘉靖年議松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海浦沙南進華亭之青村柘林為賊所據巢穴者各設陸兵把總中守而金山界于柘林之浦之聞尤為直衝要衝特總兵統陸兵又添把總駐金山遊巡北衛松江西後浦至蘇州沿海多港口者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特設將又添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竹泊營立二沙會哨巡遊內外夾持水陸無備但客兵不如土著之長在酌行之可也

江北設險方畧 淮揚東瀕大海三面隄防為難國初淮設二衛十所揚州設三衛十七所復建兵府轉漕實控扼之勢南北咽喉其地形起自東南麥角嘴以抵桃家場三百里安甬等三十六場俱在其中和通州狼山乃要害之處又楊村港重河鎮榆東等場麥角嘴呂田場掘港新開港廟灣劉王金沙場皆是也而尤險要者新場遠近揚州又北海所從以通新塘港且有鹽艘聚泊又廟灣為巨鎮而通大海口此三處須設把總三員一在北海住廟灣一在新港更陸路遊擊一員在海安東接狼山通州海門西可捍衛揚州也

正東 此半皆日本圖茲不能載

九定欲自江以趨留都自淮可以窺中原由四府防幅禦堅而水陸常會哨互援者福諸船順流以道賊鋒此常勝之形也

雅揚園乃唐荆川所定新真繁而畧其繁



日本國說日本在瀛洲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陸處居

日本國

倭國

東為屋城即國都居中山城以東城廣故莫稽其島有可考者有不能考者據所知
者城之南為和泉又南為沙津又東南為紀伊紀伊西為伊勢北為三河山城
西為丹波左為攝津左之西為攝津右為根馬右之西為因幡丹波西為美作左
為備前左之西為備中其南為備前右之西為備前右之西為備前右之西
為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其北為隱岐隱岐之西為安藝其南為宮島其西
為石見其北為出雲其西為山口國即古同防州也山口西為長門國度在馬尾北而西
為肥前肥前西境為平戶平戶西為五島北為多氣伊野野馬島西為北境又北
為肥前肥前西境為平戶平戶西為五島北為多氣伊野野馬島西為北境又北
倭人至高麗必由對馬島開洋其南往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其東可直達博多聞
洋度五島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可直回則徑收長門因捕司官在也

原國倭國境城直達京國不能詳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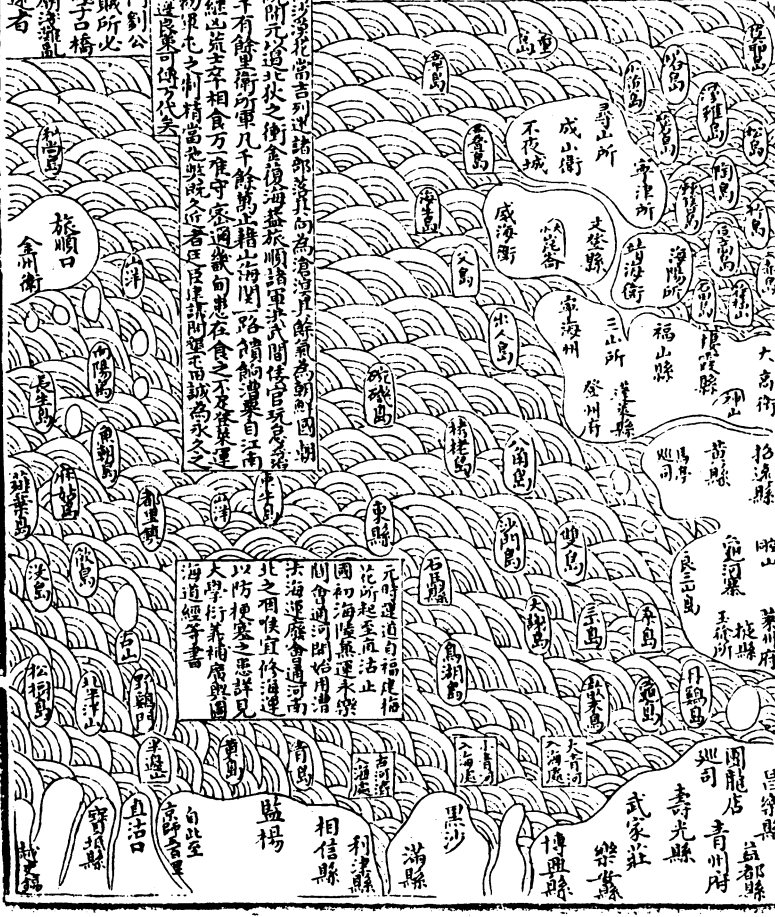
鄭開陽雜著



山東預備論 倭軍自嶺嶠以北
達淮揚靡不宴富而山東倚安
其民蓋畏其不便并排無道盡
海之人為之向道接濟也蓋我
青齊之民多為所據即魯齊其
斯寧也東之民強悍樂戰而後
兵技巧尤宜提防且登萊空海
中三面受敵國朝粵設巡海副
使備倭指揮分駐衛所森嚴整
堡齊備宜立水寨置巡船南明振
厲也宋以前日本入自新羅
柏山東今有故道但登萊海疆暗
沙難測必熟諳者能禦敵也安
東以北諸島皆賊所必泊者宜察

遼東軍餉論 古營井地其自為遼海花常言列達諸部遠其向為遼海其餉為朝鮮國潮
設清陽遼陽三萬鐵嶺衛所間元以追北伏之衝食復海旅順諸軍洪武間倭官攻急為路
之二百年來遼陽如故所產者千有餘軍衛所軍凡十餘萬止藉止海關一路饋餉糧粟自江南
達于京師轉于遼陽飛輓不絕也近去年相食方復守塞通款向在食之不足後某運
來達遼甚便惜其不多且國初軍屯之制精當也與既分者臣臣建謀則軍屯而誠為久之
策在賴若承流酌量不失則地遼遼粟可憐乃公矣

第要東以北若旁山亦竹蒿早門到公
一芝界八角沙洲三山諸島乃賊所必
幅白我所當伺者若台達頭梗子古橋
正難鳴與天人嶼金甯石倉廟諸島
東磯乃賊所必避而我所當遠者



圖式辨

作海圖成或曰子之用心則勤矣但以海居上地居下亦有說歟若曾曰有圖畫家原有二種有海上而地下者有地上而海下者其是非莫辨若曾以義斷之中國在內近也四裔在外遠也古今畫法皆以遠景為上近景為下外境為上內境為下內上外下萬古不易之大分也必當以我身立於中國而經畧夫外裔則可若置海於下則先自立於海中自列於外

裔矣倒視中國可乎或又曰以圖作屏立而觀之若嫌乎登夸於華若曾曰圖之作豈專為屏用哉錄之書冊置之几案但見遠近不見上下矣昔大司馬默齋許公論圖畫九邊於屏亦以北狄居上天下不以為非也夫何嫌或又曰天地定向以北為上以南為下北狄原在中國之北不可改也海居南面可比而同之乎若曾曰海何嘗專在南哉南面之海惟廣廉瓊高諸郡耳惠潮之境海有東南面者有東面者是

在廣東一省海且無定向矣福建浙江直隸山東海
皆在東曷嘗有南海乎故海一也或面南而視或面
東而視若必欲尊北而卑南則亦將尊西而卑東乎
或者唯唯若曾恐天下有同是疑者述以告之嘉靖
辛酉夏五崑山鄭若曾伯魯氏識

鄭開陽雜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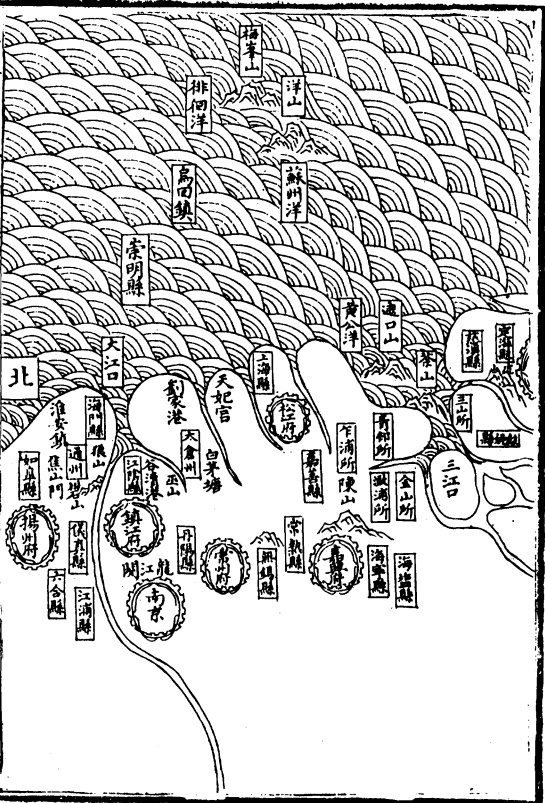
鄭開陽雜著卷九

明 鄭若曾 撰

海運圖說

海運圖說





欠定可率以爲

鄭開陽雜著

三



海運圖說

間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南北不過五千里往返不踰二十日不惟轉輸便捷國家省經費之繁抑亦貨物相通濱海居民咸獲其利而無鹽盜之害自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漕河所避開洋之險也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白蓬頭等處危礁亂磯湍流伏沙不可勝紀然在熟識水

洪者自可趨避今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屢為
漕患愚意亟宜修復海運舊制召募沿海漁人竈
丁鹽徒番客尋認海洪以開運道如廣東船能至
漳州漳州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
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皆有故蹟可循故老相
傳崇明至海州風順無需一日海州至登州六百
里轉過登萊環抱千餘里從利津至直沽亦六百
里而近按元史載至元三十年開海運新道自浙

西至直沽不越旬日又濬山東膠萊新河直達天津以避迤東海道之險今未通者僅五里耳且漕船大者四五百石海船大者可數千石漕運一年每三石而致一海運一月不兩石而致一其便利較然也所憂者風濤之叵測耳然聞南洋通番海舶專在琉球大食諸國來往而邊海郡邑魚鹽貿易公私跋涉無日無之未聞有覆溺之虞況東洋有山可依有港可泊非若南洋西洋一望無際舟

行遇風不可止也元自至元以迄天歷六十餘年
間海運不廢總其所失米數曾不能以十一蓋彼
時嚮意海運召募兩浙富戶素習海濤之人而以
沙民朱清張瑄為之使且又禁網疎濶能與民間
同其利至國初遷都北平議行海運編定里甲遞
年輪差夾帶私鹽者沒入之更寘以法且造船多
不如式督運多不得人故鄉民數逢其害咸以為
不便誠如元時故制詔募沿海巨室自備人船海

運每運米萬石給與耗米行糧四千石許載私貨
回鹽以酬其勞連年有功者量授以官人誰不樂
效用乎但當自僱番客竈丁漁人鹽徒慣習海濤
者聽其所欲不可強定腹裏軍民不習水性之人
以敗乃事而又變通舟式兼漳船蜈蚣船底尖面
濶兩旁
列楫數十其行如
飛而無傾覆之患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
則楫打造有法處置得宜自無漂失之患設有不
虞即如河運亦間有遇風而損壞者豈能必其萬

無一失哉惟是江西湖廣江東之粟仍由河運八
閩兩廣浙東西蘇松常悉從海運庶三吳田賦可
以漸減東南民力可以少甦南北貨通而物價不
至湧貴官民船便而漕河不至擠塞且軍卒休而
衛之行伍以實沙民饒而海之鹽盜以息水戰習
而南服濱海之彞不難制馭計之孰得孰失何去
何從必有能辨之者至於料淺占風之法定船望
星之規放洋泊舟之處詳見大學衍義補山東通

誌海道經等書無煩復贅云

海道附錄

元時海道凡三變初巴延建議自平江劉家港入
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
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
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
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
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復陳便道自劉家
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出揚子江開洋

落潮東北行過扁担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直沽比舊差直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生道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風順繇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尤便

元史食貨志元

都燕去江南極遠而食貨一切仰給自巴延建海議分江南糧為春夏二運於是歲抵京師者多至

三百餘
萬石

國朝自劉家河開船出崇明平安沙小洪

放洋東北行經白棘沙綠苔沙入管家洪直北至
海門縣界呂四場轉東過蓼角嘴是橫上再北過
胡椒沙是大橫多陰沙宜勤點水所謂長灘也望
白水洋東北行見官綠水一日見黑綠水正北行
兩日夜是黑水洋又兩日夜見北洋綠水又一日
夜正北望顯神山半日見成山如在黑水洋正北
帶東行量日朗不見成山黑水多必低了望見升

羅嶼西有磯如筆架即復回望北帶西行一日夜
見成山如在北洋綠水見延真島西北望山尖是
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峰頭石礁橫百餘里
激浪如雪即開帆望東北行半日見成山成山頭
絕險自放洋入黑水夾延真白峰頭轉成山所謂
萬里波濤也若約畧程次隨路趨避則自劉家河
起經崇明過蓼角嘴至大河營約程三百餘里中
有大安沙縣後沙各沙嘴淺灘宜避自大河營經

胡椒沙黃沙洋酣沙奔茶塲呂家堡關龍江淮河
口至鶯遊山約程六百餘里中有黃沙洋一路陰
沙關龍江口險潮宜避自鶯遊山東北遠望瑯琊
山至齋堂島約四百餘里中有石柏瀾胡家瀾曲
伏桃花瀾宜避自齋堂島正東繇膠州靈山島東
北遠望勞山前投福島約二百餘里中有靈島鼓
樓圈唐島驢鳴嘴董家灣捉馬嘴宜避自福島東
避老君山望田橫島約百五十里自田橫島繇青

黃島遠望槎山前投延真島約四百餘里中有劉家嶺及島東三孤石宜避自延真島稍放洋轉杵島嘴北過成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島約二百四十里中有黑石島餓狼鴟石成山頭殿東頭宜避自劉公島西北避黃家嘴又西避靖子島小杵島遠望芝罘島約二百餘里自芝罘島過龍洞直西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約一百八十餘里中有龍洞嘴灣子口抹直口金礁嘴新河海口觀

音嘴石長沙嘴石宜避自沙門島西南遠望三山
島約二百餘里中有大石瀾羊欄礁石宜避自三
山島過芙蓉島直西投大清河約四百里中有虎
頭崖東北碎石海倉口椿米閘石宜避自大清河
百六十里至大備河二百餘里至大沽河進直沽
遼運則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砣磯山欽島沒島
南半洋北半洋到鐵洋往東收旅順口黃洋川西
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外有五饅頭山進口

內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有一孤山望成兒嶺盡頭
東望有三山正中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陟
岸深水可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
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烽
塾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須
避三山北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鐵
山往西收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看塔山
看連雲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

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义河牧牛莊馬頭泊遼運以上

係新開海道非
洪永時舊路

鄭開陽雜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鄭開陽雜著卷十

明 鄭若曾 撰

黃河圖議

黃河圖一

金定已

卷十



黃河圖二



黃河圖三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朔州陽維若



黃河圖四

西受降

驚鴻洞
夏州

古夏州

巴羽乙

忻都城

奢延水

大沙堆

枝渠

朔方

臨戎故城

渾懷障

鹿縣城

呂渡

懷遠

典是城

北蒲

青儀城

古富平

牙夏

賀蘭

離州

鳴沙

乾盟

新塞寨

大沙灘

水波城

大發平城

小發平城

黑沙谷

魯常州

開州

渭水

大順城



黃河圖五

卷十

卷十



朵甘思
宜慰司

至此始
名黃河
水亦清

號亦賓河

二巨澤
名阿腦兒

脫可凡

新倫

也里出河

忽蘭水

山南

黃河源在土番朵甘思西



黃河議

黃河發源星宿海出一巨澤二巨澤數折而至崑崙河勢尚不甚大聞所在土人抱革橐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遞相夾抱行入麻哈地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遶西寧過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又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

即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觸太行山轉轄石
其間則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即禹
導山通河處夾岸皆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汚池至
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
府即有北邙山亦僅僅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
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
有汜水合之河益無賴其在河陰雖有廣武山山
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俱不能夾束河以故河

流至武陟則汎濫亦河必然之勢也故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東正統十三年決滎陽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又決滎澤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景泰三年河決沙隄灣弘治二年決孫家渡決開封決黃陵岡三年決原武分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以原武陽武間地勢平行無高阜重

麓可捍障故也先年沁水由此東注弘治四年始淤是年又決金龍口衝張秋五年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又決楊家口金龍口等處潰黃陵岡隄趨張秋凡二年乃淤七年復決張秋東隄正德四年則決曹單趨沛縣出飛雲橋入運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等處衝入鷄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開面九年

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塲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月水俱不下洩至十三年廟道口淤塞是年又決趙皮寨入淮是年河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回邨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亡何遂於十九年決睢州野鷄岡經渦河入淮二洪大涸於是當事者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淤三十一

年河決房邨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為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三十八年以後河由數溝中行其勢分故所在無淤塞之患嗣是決於何處正未可定夫河由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而下南岸

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
入徐故徐州獨無潰決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
力也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戈山
羊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河不能觸南岸直北趨
下衝為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塾周湖柳湖諸湖
湖皆在邳境故邳州徃徃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
岸無山夾束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
湖凡九由水晶湖至清河甚近過清河則淮水會

河之路河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數數為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往以塞決殺流築隄壩建閘為事河務具備故隄上自木欒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數百里屈曲重複蓋有見河勢洶湧故從平地築隄用隄助岸以夾河防其暴漲又以河水橫衝敗岸則用捲帚以當其衝又自築隄外仍置閘減水以殺其勢以為決口不塞則內地淤急流不殺則

泛愈急是隄帚自不得不為之所也及隄之又不能遏帚之又不能殺決者自決衝者自衝於是當事者又以隄帚無益於衝決將欲舍隄帚不用而議開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濟運舍黃河而不由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其議亦可謂衆多其慮亦可謂周悉矣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

馬牧集駕鵞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
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
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淤塞全
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河白
河則水勢自分河不獨為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
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
視地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不惟徐
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助其形勢也如冬

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至
於衛河沿臨清而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
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
徐州以下謂清河縣之大津口即老黃河故道也
其小清口即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欲議復七十
里故道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地勢
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築隄鉅費且恐難保故
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開新河者議欲自加口

鎮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
河出口計二百三十餘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
欲自徐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河八
十里置舊河於隄外使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
呂梁徐州二洪之險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
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留城一百四十餘里開河
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出自嘉
靖丙申山東副使王公憲之議河之南口起麻灣

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
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
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
今在但下多硿砂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
十里遠耳如河成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
馬家壩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為險罷海運
者以馬家壩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壩
既通我舟即不必由大洋直由小海中行舟自

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豈
得非便道乎夫舟自清江浦口至天津路凡一
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由海行者八
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
運迢遠又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
洋甚險後王公以陞去事遂寢夫河之為患從
古記之自夏后氏鑿山濬川地平天成漢時河
決瓠子等處輒謂災異然亦不數數見隋唐

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合於淮以趨海間有潰溢之患為禍亦不甚烈至我朝東衝西決頻年不已蓋國家自會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頗受其害築隄疏濬歲費金錢不下數十萬顧此塞則彼潰彼濬則此淤勞人費財迄無成功更可慮者西北之供億仰給於東南東南之飛輓全賴於漕河漕河自王家閘以北至德州千有餘里乃國家命脈所係匪眇萬一決壞百萬漕糧將

安輓之愚謂膠萊河之說及今行之可也往歲議
罷者以分水嶺三十里阻塞人力難施山東撫巡
病其煩勞而止惜小費而害大計貪目前之安而
忘久遠之圖弗思甚矣誠格衆議而奮然行之河
成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為一巨鎮專意衛
漕防海寇為務則河通漕便歲可省金錢百餘萬
誠奕世無窮之利也今日為東南邊防計所宜備
海為國家根本計所宜備運愚故并論及之司國

計者深慮而熟籌之可也

鄭開陽雜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鄭開陽雜著卷十一

明 鄭若曾 撰

蘇松浮賦議

書曰淮海惟揚州厥田惟下下蘇松古揚州之域東
瀕於海控帶三江環距震澤水多而土淖故田為等
九等而下下也而今日賦額之重惟蘇松為最愚不
能無議焉按大禹時則壤成賦定以九等厥賦惟下

上上錯蓋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三代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計畝而稅漢時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增減不一要不過以升合計宋代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盈一斗其時蘇州府額徵米三十餘萬石松江府額徵米二十餘萬石載諸史乘可考而知也元初沿宋之制迨延祐間加增無藝蘇州府多至八十萬石松江府多至七十萬石張士誠竊據江南恣意誅求又加蘇州府額二十萬石而民鮮有

應者我太祖高皇帝乘乾御宇定天下田賦官田起
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蘆
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嗣因
張士誠負固堅守蘇松久攻不下怒民附寇遂沒豪
家徵租私簿準作稅額一時增加有一畝徵糧至七
斗以上者於是蘇州府共計二百八十餘萬石松江
府共計一百三十餘萬石并著令蘇松人不得官戶
部洪武七年知民困弗堪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

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再減蘇松嘉湖四
府重租糧額舊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再
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俱止
徵三斗五升為率其三斗四升以下者仍舊額建文
二年下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
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
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
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成祖文皇帝革除後盡反建文君之政蘇松賦額遂
不得終邀蠲免之恩宣德五年上御南齋宮宣大學
士楊公士奇咨行寬恤之政楊公奏言各處官田起
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
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
與減除上曰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命即草敕用
早頒行每畝舊例納糧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
二四斗一升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從巡

撫周公忱之請詔令浙江嘉湖直隸蘓松等府官
田准民田起科每畝舊額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
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府得減秋糧
七十餘萬石松江府得減秋糧二十餘萬石顧減者
雖減而徵者猶重蘇州府尚存浮額二百萬石松江
府尚存浮額九十餘萬石今照弘治十五年會計蘇
州府夏稅小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
一合二勺零

每石折銀二錢
五分麥熟啓徵

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

足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
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
一尺六寸一分六釐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
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穀熟徵松江府夏稅大小
麥九萬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絲綿折
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稅鈔三千二
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絹一百
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秋糧米九十三

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此實徵
之數也嗟嗟蘇松民困極矣藉曰太祖怒吳民不即
歸附故以加賦示罰一罰至二百餘年抑亦不忍言
矣間考輿圖湖廣最稱鉅省延袤綿亘沃野千里產
殖豐饒諺曰湖廣熟天下足按賦役志湖廣布政司
夏稅米麥一十三萬一千四百石四斗七合二勺零
絹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疋七尺七寸四分二釐九
毫零農桑絲折絹四千九百九十二疋一丈九尺九

寸二分七釐零棉花折布一十二疋二丈二尺秋糧
米荳芝蔴二百三萬六千一百二石一斗六升四合
九勺零賃鈔一百七十五貫八百七十一文課程苧
蔴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零棉布七百三十八疋
八尺八寸綜而計之每畝僅科升合又如八閩亦稱
繁盛按福建布政司額徵夏稅麥七百六石五斗九
升二合六勺零鈔一萬七百七十八錠三貫一百七
十二文五分六釐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

五寸五分三釐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絲綿一百九十四兩五錢九分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分秋糧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綜而計之亦每畝僅科升合蘇松幅輒幾百里山陵川澤十居二三古稱厥土惟塗泥常有水溢之患且他省樹藝一歲而兩熟蘇松二郡一歲止有一熟

苟遇凶荒未免啼饑號寒輾轉溝壑乃不意蘇屬
一州七縣之額糧反浮於全楚一十五府十六州一
百七縣之賦稅松屬二縣之正供較多於全閩八府
一州五十七縣之輸將又如直隸所轄應天府屬八
縣夏稅大小麥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四石四斗四升
五勺零絲綿折絹一千二百一十四疋一丈六寸九
分二釐八毫農桑絲折絹一百四十三疋二尺七寸
三分四釐四毫秋糧米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

石八斗四升七勺零鳳陽府屬五州十三縣夏稅小
麥九萬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零
稅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五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千三十五疋四尺一寸五分秋糧米
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零揚
州府屬三州七縣夏稅小麥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二
石二升七合零農桑絲折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
尺農桑零絲六十四兩五錢秋糧米二十萬六千六

百三十石八斗六升五合零租鈔五千二百四貫七十
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淮安府屬二州九縣夏稅小
麥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
勺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
七分九釐秋糧米一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
斗八合四勺廬州府屬二州六縣夏稅小麥九千八
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零農桑絲折絹六
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三分六釐零秋糧米六萬六

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合零徽州府屬六縣
夏稅小麥五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
一勺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
釐零農桑絲折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秋糧米
一十二萬一百三十三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寧國
府屬六縣夏稅小麥二萬九千五十二石三斗六升
六合農桑絲折絹三十疋二尺農桑零絲三十三兩
三錢稅絲三百四十斤一十兩七錢四分二釐六毫

秋糧米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
勺池州府屬六縣夏稅小麥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
斗五升七合八勺零稅絲折絹一十五疋稅絲零絲
一兩一錢九分七釐農桑絲折絹一百九十八疋農
桑零絲三斤一兩八錢五分秋糧米六萬一千三百
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山租鈔二百四十四
貫二百七十九文太平府屬三縣夏稅小麥一萬六
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絲綿折絹一百二疋九

尺六寸四分二釐秋糧米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石
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安慶府屬六縣夏稅小麥一萬
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二勺農桑絲折絹三百五
十三疋二丈九尺秋糧米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石
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常州府屬五縣夏稅小麥一十
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絲綿折
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零麻布二千
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農桑絲折絹三百

三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秋糧米六十萬六千九百
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鈔二十四錠四百六十
五文鎮江府屬三縣夏稅小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
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絲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
八尺六寸二分零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
六寸三分秋糧米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六石五
斗七升三合合直隸十二府屬十二州七十八縣賦
額計之不及蘇州一府舉鳳陽府屬五州十三縣賦

額計之不及蘇州府一小縣尤不平者又如蘇州府屬內崇明一縣每畝額徵亦僅以升合計而長吳崑太等州縣則數倍之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蘓松之戶口非有加於前代蘇松之田畝豈較增於曩時一民之力幾何一歲之入幾何國家有臣鄰軍旅小民亦有父母妻子也國家有朝會燕饗小民亦有冠婚喪祭也夏稅秋糧之外加之官吏耗贈額外科派其何以堪說者且曰蘇松富饒之鄉貨物輻輳遊玩登

臨日費不貲朝廷惟正之供即多取之而不為虐不知蘇松土俗外似有餘內實不足其開張字號行鋪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而非有田者也其華冠鮮服畫船簫鼓遨遊於山水間者類皆商賈之徒胥吏之屬及浮浪子弟倡優僕隸而非有田者也其有田者為賦役所困兢兢乎朝不保夕奚暇為經營之計遊觀之樂哉夫以禹貢第九等之田閱今而辦天下第一等之賦愚所望於議減者縱不能如唐宋舊額奈

何比故元而加增三倍也抑縱不能照他省與本省各府之最輕者同例或亦可彷彿鄰近郡邑如常鎮二府之在輕重間者而斟酌損益也常鎮二府額徵重以斗計輕以升合計而蘇松則與常鎮界連壤接者也田畝之肥瘠相同天時之雨暘人力之勤惰相同而賦額懸殊何不可等而一之乎將謂祖制不便遽改故未盡豁免姑留此以示當年懲創之意竊見先朝建言忤旨禁錮諸臣新天子嗣服往往特恩寬釋加以不次之擢又最甚如靖難時抗節諸

人罔不荷恩褒卹獨此蘇松無告之民何獲戾之深而數代以後猶永遠禁錮之懲創之若是哉朝廷之上舉行一事動曰法堯舜法祖宗上古輕徭薄賦豈其未之前聞若遵太祖之法則初年均定每畝升合之舊章曷不率由而一時遷怒所增顧歷世奉為成謨也今日者民窮財殫室如懸磬回思向者謀置恒產原以為餬口計也且以為子孫久遠計也今則患苦不勝州縣為闕考成催科不容刻緩吏胥但知

肥已悉索未肯少寬稱貸無從典質俱盡甚至變產
傭工貿妻鬻子舊逋未完而新賦復欠或敲扑致斃
者有之或投繯自盡者有之向以為餬口計者茲且
身家之不保矣向以為子孫計者茲且後人半為餓
莩矣以數金易畝田獲利不及什百之一而性命懸
於呼吸不如游手好閒之人充一弓兵民壯可以坐
糜朝廷之糧餉也充一府吏胥徒可以刻剝閭左之
脂膏也於是不敢憾君王而憾天地曰奚生為蘇

松之編氓也不敢怨官長而怨父母曰曷貽此賠累
之產業也噫閭閻顛困之情形至此已極真賈長沙
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昔日監門上流民
圖當亦未有過此者也計臣謀國第謂江南財賦甲
於天下蘇松財賦又甲於江南議減恐貽國用不足
之虞竊思職方所掌廣大無外蘇松版圖不啻寸幘
尺幅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土作貢儘可資軍國
之需何藉蘓松二郡額外之徵況紆籌財用務求實

濟無取虛名邇年以來二郡積逋動以數十萬計是徒負重歛之名而無徵輸之實也朝廷屢下明詔蠲免舊賦奈黃紙放而白紙徵上有寬貸之迹下無實惠之沾無寧減省額徵著為令式凡有尺地寸土者咸沐浩蕩之恩令世世子孫永戴聖朝德意不忘也善乎孔子告魯君曰薄賦斂則人富曾子釋治國平天下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有若之論徹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為人上者

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倉滋殖自然
樂輸貢賦以給公家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
絀而驅以刑威勢必流離渙散不得已而為盜賊寇
劫殺傷無所不至往者海上之禍可鑒也嗚呼此豈
國家之利哉所以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辛聚之以
失民心周武散之以得天下漢魏之世徭稅至輕且
頻下蠲租之詔維時民安物阜而國用未嘗不充迄
乎唐宋而後日加賦於民而國用未嘗有餘杜氏通

典曰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逃稅則不
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大學衍義補
曰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
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亦難乎其為民善於制
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本所謂
經常之法者禹貢所載貢賦之式而已唐陸贄奏議
曰國家之定賦稅也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什一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又曰建官立國

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
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
斂其餘才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
易給是以官事無關人力不殫苟其法制或虧本末
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
繁多賈無蠲貸至於徵收迫切亦不矜量蠶事方興
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
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

而費其倍酌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遲無所
妨速亦奚益李翱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得
財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蓋重斂則人貧人貧則
流者不歸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
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裔
其可得耶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
而流者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
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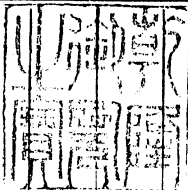
之其可得耶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民間之積貯實
國家之外府百姓無死亡亦國之無逋賦也百姓有
餘財亦國之有餘賦也與其取盈於國而為損下益
上之謀孰若藏富於民而為耕九餘三之計與其遇
有灾祲而為議蠲議賑之恩孰若均定則壤而為可
常可守之規曩歲嘗以芻蕘之見白之大中丞定陶
曹公輔邦公言念及此不禁感慨歎歎即欲繕疏入告
格於軍興不果自是而後益以寇氛驛騷東南之財

賦彌竭兆姓之顛連愈甚誠以偏重之累陳之當宁
俾聖天子知蘇松赤子罹困已極惻然動念特勅農
部將二郡賦役彷彿故元舊額兼揆各省及本省各
府見徵則例下寬卹之詔以清浮濫之弊則民間之
傷殘可平行法外之仁以蘇閭閻之困則行間之士
氣可振行見二郡之民義足以致身勇足以赴關設
有不虞必出死力以捍桑梓之地民盡可為兵而不
必有徵調之煩兵即寓於民而不必有饋餉之勞所

謂不募兵而兵強不謀食而食足豈徒延蘇松億萬
姓垂死之命將益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祚矣孰得
孰失何去何從司國計者深慮而熟籌之可也

賦額

詳見
會典



鄭開陽雜著卷十一